



洛施 著

借我一寸微光

青春是一寸带来温暖与光明的微光。

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014033350

I247.57
3240



借我一寸微光

洛施 著



北航

C1721384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[247.57]

324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借我一寸微光 / 洛施著. --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2014.3

(后青春期丛书)

ISBN 978-7-5391-9292-5

I. ①借… II. ①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81120 号

借我一寸微光

洛 施 / 著

策 划 张 明

责任编辑 张 宇

特约编辑 苗 恒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mm 1/32

印 张 7.75

字 数 163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9292-5

定 价 22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3—825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Contents 目 录



第一章	流年花开开未央	001
第二章	青春的嫁纱	069
第三章	童年的星光	106
第四章	那些人碎了年华	118
第五章	借我一寸微光	181
第六章	坠落的星光	229

第一章 流年花开开未央

1

青春是一朵荆棘花

带着刺，带着伤，鲜血淋漓地倔强成长

流年是一朵荆棘花

划过你，留下一道道生疼的疤

以此纪念，你活过，你爱过，你痛过，你恨过……

聂小雨蜷缩在火车站候车厅里的塑料椅上，疲惫已经让她睁不开眼睛，眼前的一切因为大脑的疲惫而变得像梦境。显得嘈杂且不真实。

整整一天一夜，她坐在火车站候车厅里看着分别的人重逢，又看着重逢的人分别，看着火车站从喧嚣慢慢过渡到寂静。内心慢慢衍生出来的绝望感一点一点地啃食着她的期待。

我终究没有等到你，瑾瑜！她在心里无力地叹息，也许是因为

太疲惫，所以连悲伤都失去了力气。瑾瑜，你是下定了决心要我死心吗？她从凳子上起来，腿已经发软。小雨扶着椅子定了定，缓和了已经发麻的腿，走到售票窗口：“阿姨，我要一张到N城的硬座票。”

售票的阿姨有着一张麻木冷漠的脸。没有表情，机械地递过来一张票，收过钱。

火车上的空气虽然浑浊，可在这寒冷的冬天，远比大厅里温暖得多。小雨手中捏得发烫的手机发出一声刺耳的警报，自动关机了。小雨看着手机黑掉的屏幕，眼泪开始不受控制，啪嗒啪嗒地掉在上面，晕染开来，像一汪一汪悲伤的湖泊。

我说过，我会在车站等你给我打电话，一直等到手机没有电为止。我告诉过你，我只带了一块电板。瑾瑜，你为什么不出现？小雨盯着手机的屏幕在心里默默念叨着，埋怨着。也不顾是在火车上，旁若无人地哭了起来。

手机的屏幕已经被眼泪浸透，泪从屏幕上滑落，渗透进小雨的牛仔裤里。

她的邻座坐着一个男生，他用奇怪的眼神看一眼这个掉泪的女孩，心里猜测着她应该是失恋了，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。然后又迅速地转移目光。男生的眼神里也充满着疲惫，他闭上眼睛。

火车终于发出了长鸣，热闹地启动了。

一天一夜没有睡觉的小雨看起来有些狼狈，居然靠在身旁那个男生的肩头睡着了。感觉到肩头突然而来的重量，男生猛地睁开眼睛。小雨的脸上依然透着淡淡的悲伤，仿佛在那悲伤的背后，是巨



大的委屈。这样寒冷的冬天，小雨却穿得极其单薄。于是她像极了一张纸片，仿佛风一吹就能将她吹走。

男生犹豫了一下，终没有忍心叫醒她。就任凭这个不知道受了什么伤的女孩在自己的肩头上小憩。

车窗外是大片大片的田野，天色是略带阴郁的灰色。灰色的天和枯黄的田野相应，一种冬日的萧条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冬日的雨清洗着这个暗色调的世界，一切就像一幅绝美的油画，自然且真实。只是，疲惫的小雨有幸欣赏。

“不要，别过来，给我滚开！”小雨从梦中惊醒，一身的冷汗。身旁的男生被她吓了一跳，慌乱地看着小雨。他的手被小雨捏得有些疼，他不知道她为什么如此紧张地抓着自己的手。小雨抬起头的时候，他看到小雨的眼里闪着泪光。

“做噩梦了？”男子不确定地问小雨

小雨这才缓过神来，看了看男子的肩膀被自己的头压过的痕迹，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睡着了。”

男子看着小雨无所适从的样子，淡然地微笑着。男生的笑容很好看，干净且明朗，好像冬天的向日葵。小雨这才看清身边坐着的人。他脸上透露出沉稳与成熟，是个显然比自己大很多的男生。不，或者是男人。

男子依然温暖地笑着，善意的，温柔的：“没关系，我叫高泽洋，你呢？”

“聂小雨。”小雨答，出于礼貌，小雨还硬是让自己挤出一丝笑容来。

“你刚是做噩梦了吗？”高泽洋试探着问。或许，他不应该对这样一个小女孩感到好奇，但是他好奇的是，什么梦让小雨变得那么慌乱紧张。

2

小雨点点头，不再说话。那是一场绵密的梦，从一个场景跳到另外一个场景再到另一场景，让小雨筋疲力尽。其中有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和事。只是，那个很久没有出现的梦境，又出现了。

梦里，一个猥琐的男人，有一张狰狞的脸。伸出他肮脏的爪子，撕扯小雨的衣服。每一次，小雨都要在梦里和那个男人抵死相抗，最后被惊得一身冷汗，从梦中醒来。

那个男人便是小雨的妈妈离开小雨的爸爸之后嫁的男人。小雨对于自己的亲生父亲毫无印象，只是每一次妈妈都会以经典的方式描述父亲那一家人，其中包括了小雨这个名字的来历。

小雨出生那天，天空下着大雨。救护车因为天气的关系而晚到了，而小雨却对这个世界迫不及待。于是，救护车还未到医院，小雨就钻出了妈妈的肚子。

十月怀胎，大家都期待着从妈妈肚子里能跑出个男孩子来。特别是爷爷奶奶，一脸的严肃。然而，当救护车里的护士抱着刚刚出生的小雨对家属说：“还好，顺利生产了，是个丫头。”

所有人的脸都耷拉了下去。妈妈说，特别是奶奶，看到小雨的时候，那表情恨不得把小雨塞回去变个男孩出来似的。小雨是在许



多人的失望中出生的。取名字的时候爷爷很无奈地说：“就叫小雨吧。”没多加思考，敷衍极了。

妈妈自觉羞愧，更是毫无立场反驳，所以不发一言，也无异议。于是，这个名字就这样出现在了户口本上。小雨每次听妈妈讲起，就会很庆幸地想：“还好姓佟，后来又跟着后爸姓聂，要是姓个李呀王呀的。王小雨，或者李小雨那多难听。聂小雨虽然不特别，但是也不难听。”

小雨对这一家人或许不是喜悦也不是灾难，但是对她的妈妈来说，绝对是个灾难。因为生不出男孩，爸爸对妈妈的关心越来越少，爷爷奶奶也冷眼相对。终于有一天，爸爸对妈妈说：“我们离婚吧！”

当时妈妈正在给小雨喂奶，惊慌地抬起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爸爸的眉头微微皱起：“我说我们离婚！”紧接着，将离婚协议丢到了妈妈面前，完全不是协商的语气，而是命令。

“为什么？就因为小雨是个女孩？”妈妈将几个月大的小雨放在了床上。小雨开始哭了起来。但是，她的哭声却没能让那个男人心软。

“哪来那么多废话？”爸爸不耐烦地说。

妈妈打死也不同意，差点就要和爸爸同归于尽了。后来爸爸说，他另外有了女人，而且那个女人已经怀了他的孩子。B超的时候，爸爸多塞了点钱，于是提前知道了那个女人肚子里怀着的，是个男孩。

听到这个，妈妈犹如遭受了晴天霹雳。无奈之下，同意和爸爸离婚。就这样，妈妈带着小雨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也曾寄人篱

下，低声下气。

小雨对于六岁之前发生的事完全没有印象，只能从妈妈的嘴里了解过去。妈妈带着小雨先寄住在小姨家。时间短还好，时间一长，人灵魂里的本性慢慢流露出来，小姨开始对她们娘俩不耐烦了。

几个月大的小雨，总是半夜里哭个不停，吵得大家不得安宁。每次说到这里，妈妈的脸上就会露出一些假装的气愤。小雨就趴在妈妈的腿上静静地听。

“还能怎么样，为了不受人冷眼，我只能搬出来啦！”妈妈接着说。

又是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妈妈说。她一直很庆幸那时候的小雨还小，等长大了就会忘记了这些苦难。

为了养活小雨，妈妈换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。有时候会一天到晚干许多份工作。这样的辛苦像一座大山，压得妈妈喘不过气来。虽然小雨承受的爱不多，但是妈妈对她的爱，已经是倾尽了全部。

后来，小雨要上幼儿园了，妈妈也在无奈之下沦落到美容院工作。

直到妈妈遇到了一个男人，说愿意娶她，并且也愿意承担小雨的抚养责任。妈妈就带着七岁的小雨跟着男人，坐很久的火车，到了男人所在的N市。



3

那是一个阴冷的夜，记忆中，那天下着小雪。

“小雨，到了。”妈妈温柔的喊声唤醒了睡梦中的小雨。小雨抬起头，揉了揉惺忪的眼。窗外已然是另一番光景，车厢的玻璃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雾气，小雨透过雾气看到了窗外昏黄的灯光。这是个陌生的城市，陌生的车站。

妈妈牵着小雨的手，一起走下了车。刚踏出车厢，一股寒意就迎面袭来，冻得小雨控制不住地发抖。暮色里，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远远地向他们走来。那是小雨第一次见那个男人。他并没有想象中的温柔和亲切，表情冷漠得像一张扑克，那一股严肃和当时的天气一样的冷。小雨不敢出声，只是睁着一双铜铃大的眼睛，盯着眼前这个男人。男人没有多余的话，只是接过妈妈手中的行李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走吧！”

男人招来一辆出租车，小雨看着车窗外的小雪走神。黄色灯光下的小雪好美，美得像童话仙境。或者说，气氛本该沉默，谁都不应该说话。出租车的广播里正放着一首小雨不知道名字的曲子，小雨只是觉得，很好听。

然而，车越驶越偏僻，窗外的风景变成了一座座光秃秃的山，像脱发的老头。最后，车子停在了一个胡同口。

于是，小雨就跟着妈妈住进了这个陌生男人巷子深处的家。这个男人家里并不宽裕。小雨在心里有微微的失落感，却依然不敢多发一言。她本幻想着，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会有洋房住，房间里有小

床，有洋娃娃，有公主裙。然而眼前却是一个小房间，一张木板搭的小床，一张木桌子，一眼就能看出是哪个学校淘汰后的废旧书桌。椅子比桌子新一点。

房间里陈设简单，弥漫着灰尘的味道，那是一种陌生的味道。第一夜，小雨躺在这陌生的房间里无法入睡。她似乎无法相信，自己会在这里生活下去。

男人的脾气不是很好，爱喝酒，喝醉了又像神经病一样发酒疯。男人对妈妈不好，会打她，有时候也会打小雨。那时候的小雨已经懂事，这些记忆不可能在她脑海里抹去。她永远都记得男人当着她的面抓着妈妈的头发将妈妈拖走的画面。

妈妈痛苦地哀嚎着，男人就狠狠地打妈妈。

小雨哭着抓住男人的手：“妈妈，走！妈妈，我们走！”小雨对着妈妈喊着。小雨伤心得居然只会说“走”字。她想说的是，让妈妈离开这个男人，离开这里，回到原来的城市，回到原来的生活。

然而，小雨的话会再一次激怒男人，男人狠狠甩了小雨一巴掌：“有种就给我滚出去，别再回来。老子还不想养你这拖油瓶。小贱货！”接着，又是对着妈妈拳打脚踢。小雨愣愣地看着一切。

从那以后，她再也不随便说“走”。她害怕激怒那头野兽，她害怕伤害到妈妈和自己。她小心翼翼地活着，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和妈妈。

然而，在妈妈生下弟弟后，小雨的悲惨生活才真正的开始。

“很可怕吗？”高泽洋的问话打断小雨的思绪。小雨猛的回过神来：“什么？”



“噩梦，很可怕吗？”高泽洋又问。

小雨淡淡地笑，然后点点头，紧接着又摇摇头：“以前觉得可怕，现在不可怕了。”

4

火车还在前行，两个人陷入了沉默里，或者是因为都累了，也不愿再开口说些什么。高泽洋显然明白，小雨不愿谈起噩梦，他也只好什么都不问。

窗外的天也渐渐暗了下来。

“瑾瑜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，我就知道。”睡梦中的小雨突然紧紧抓着高泽洋的手，吐字不清地说着。她好像看到了瑾瑜，那个她等了一天一夜的男孩。瑾瑜笑着朝自己走来，小雨的脸上露出了天真的笑容，仿佛所有的等待和绝望都成了云，散到了天边。有的，只有喜悦和兴奋。

高泽洋看着小雨的异常反应，忙用手去摸小雨的额头：“你的头怎么这么烫？你发高烧了！”高泽洋开始有些担心，很显然，小雨已经烧糊涂了。从她含糊不清、断断续续的语句里。高泽洋清晰得听到了“瑾瑜”两个字。

“快，车上有没有医生，或者带了退烧药的。”高泽洋开始不顾形象地在车厢里喊。他这一喊，把车上所有睡着的或者没睡的旅客都喊清醒了，还有乘务员也赶了过来。

“这个女孩发高烧了，很严重，大家赶紧帮帮忙。”大家纷纷

围了过来。

“等等，我去别的车厢看看，有没有医生！”乘务员说着，忙起身走到另一节车厢。

“让来看看。”一个四十左右的男人走到小雨和高泽洋的身边。小雨的嘴里还在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，只是没人听得清楚她在说什么。

“她说什么？”医生好奇地问高泽洋。

“先别管她说什么，给她看看，喂点药下去。她烧糊涂了。”高泽洋着急地说。

“还好我包里带了许多应急的药物。”医生边说边走回自己的位置，拎过自己的包，从包里翻出了体温计。医生给小雨测出的温度是四十度二。“我的天！”医生看到温度脱口而出。这个温度吓坏了所有围观的人。

“快，去打杯水来。”医生吩咐站在身后的乘务员。乘务员连忙去端了一杯温开水。医生拿出退烧药给小雨喂了下去：“待会她会很不舒服，你得照顾好她。”医生郑重地对高泽洋说。高泽洋点点头。小雨开始发抖，蜷缩进了泽洋的怀里。

小雨的脸色犹如一张苍白的纸，连嘴唇都失去了血色。看着她现在的样子，泽洋忙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，盖在小雨的身上。可是好像一点都不管用，小雨还是抖得厉害。

“拿这个毯子给她披上，把她抱紧点，吃完药会忽冷忽热。”一位老奶奶从自己的箱子里扯出一条毛毯，边给小雨裹边对高泽洋交代。高泽洋连说谢谢，听从老奶奶的叮嘱将小雨抱得更紧。



那一刻，也许小雨应该庆幸，所有的好人，似乎都在同一时刻被她遇上了。

小雨的发抖显然已经好多了。

此时，小雨脸上的肌肤紧贴着高泽洋的心脏。高泽洋感觉到心口一阵一阵的灼热。

不一会，小雨开始挣扎着离开泽洋的怀抱，无力地扯动身上的毛毯。高泽洋见小雨的额头上已经布满了细密的汗水。凌乱的长发因为汗水而紧紧地贴在小雨的肌肤上。高泽洋甚至还能触摸到小雨单薄的衣服被汗水渗透而潮湿。

他赶紧将小雨身上的西装和毛毯都褪去。

“瑾瑜。”高泽洋喃喃地重复这个名字。

5

他猜测，“瑾瑜”便是小雨心底深处的那个男孩。高泽洋看着小雨，已经在自己怀里安睡，像个憨憨的孩子。他心里轻轻叹息：“为情所困的傻女孩。”

小雨就这样持续着昏睡到凌晨，泽洋也细心照顾着小雨到凌晨。此时车里的人多半已睡着，空气比进车厢的时候还要温暖。小雨的烧退了一些，至少现在的她是清醒的。她醒来感受到的是泽洋胸口传递过来潮湿的温度，然后才看到身上的西装和毛毯。

小雨微微抬头，看到泽洋正望着她。眼神如水，温暖得像阳光。小雨很想挣开他的怀抱，但是，连续的高烧让小雨浑身乏力。

“谢谢！”小雨的身体很虚弱，所以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更像是呢喃。

“你打算怎么谢我？”高泽洋打趣地问道。

小雨张了张口，又好像犹豫着说不出话，最后无奈的突出四个字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听到这四个字，泽洋爽朗地笑了。

小雨脱离泽洋的怀抱，摆正自己的身体，转头看向窗外。窗外还是大片大片的田野，有微弱的黄色灯光。昏暗的，孤独的，伫立在田野上。在黄色的灯光里，可以看到，天空正下着绵绵细雨。这一切就像她刚到N市的那一天，她透过窗户上的白雾看到外面并不清晰的世界一样。

清冷的灯光，冬日的小雨，窗户上的白色雾气。这一切都让小雨觉得冷。

“瑾瑜，他是你男朋友吧？”泽洋小心地问小雨。小雨的头依然对着窗外，但是昏暗的光线里，泽洋看到了小雨在微微点头，脸颊上，有泪珠泛着光，晶莹且让人心疼。泽洋顿时觉得自己问错了问题，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难过的小雨，让泽洋有些不知所措。

泽洋从口袋里摸出一次性纸巾，抽出一张，递给小雨。小雨没有回头，只是接过了泽洋递过来的纸巾，在脸上擦拭着。

“对不起！”泽洋有些尴尬。

“我在车站里坐了一天一夜，我等了他一天一夜，但是我没有等到他。”小雨还是没有回头，看着窗外，缓缓地对泽洋说起了瑾瑜，就好像说着八点档的电视肥皂剧，于己无关。显然，现在的小雨很平静。



“他去哪儿了？”

“他离开我了。”小雨顿了顿，又说道：“我只知道他在那个城市，我去找他，给他打电话他不接。我就发短信告诉他。我会在车站等他，等到我手机没电。我告诉过他我只带了一块电池。但是他没有给我打电话也没出现。”

泽洋认真地充当着好听众的角色。他比她年长许多，对于这些分分合合、爱爱恨恨之间的事自然比小雨看得透彻。只是他觉得，小雨太过天真太过些傻，也太过执著和任性。

“如果说，只会用逃避来解决问题，那么，这个男生绝对不值得你为他如此。”泽洋试图安慰小雨，减轻她内心的痛苦和伤痕。小雨只是微笑着听着，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。这让泽洋觉得自己在做无趣的演讲，底下没有观众，自己再如何慷慨激昂，也是徒劳。

道理谁都会说，包括小雨自己都了解自己这样做不值得。可是，谁又能轻易做到拿得起放得下。所以泽洋选择了闭嘴。

火车还在狂奔，在这空旷的原野上。天空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。

6

“照顾了我一晚上，你睡会儿吧！”小雨将西装从身上脱下来，递给泽洋，并且示意自己有毛毯。泽洋这才接过了外套。

小雨拍拍自己的肩膀：“你让我靠了一晚上，现在换我给你靠。”小雨笑着说。泽洋看着这个倔强的丫头，露出阳光一样的笑容，他果真毫不客气地靠在了小雨瘦弱的肩膀上。高泽洋是真的累了，所